

白鵲雙飛

古裝歷史哀情新劇

烏

鵲

雙

飛

吳研因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MAGIC PAIR

By

WU YÊN YIN

1st ed., Nov., 1926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回(古裝歷史
哀情新劇) 烏鵲雙飛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吳研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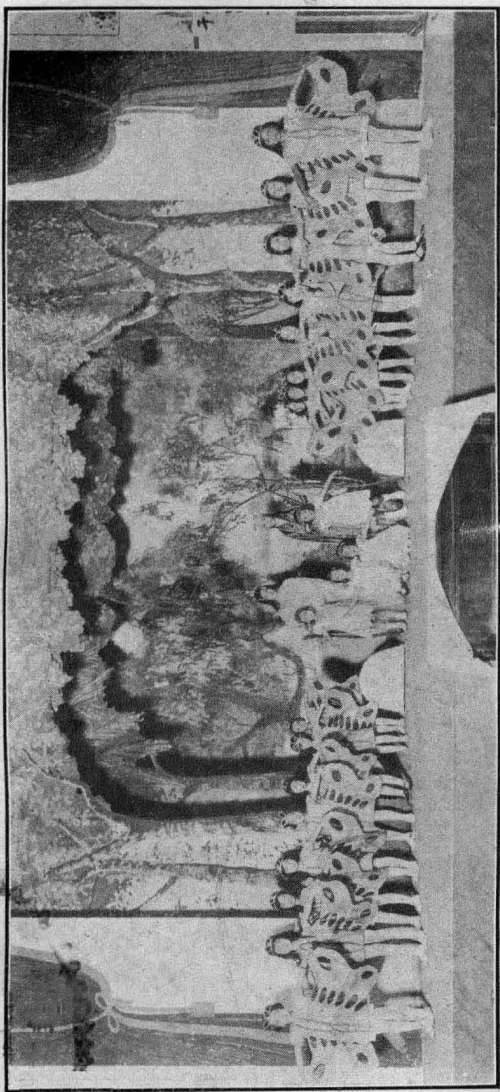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蝶女跳舞圖

序

我並非文學家，我更不會編製劇本。這一種劇本，是我的試作品，怕得沒有甚麼文學的價值。十三年秋天，我和內人曉因借遊菲律賓，在華僑學校任事。明年菲律賓嘉年華會，邀華僑參與其事；華僑便議決請曉因做「和平神」的領袖，由她和她的女同事女學生扮了和平神隊，加入嘉年華會；並請我計劃一切，製作和平神曲，給和平神隊歌舞；結果，那一次表演，很得中外士女的稱譽。——因此莫名其妙的華僑社會，就誤認曉因是一個表演文藝的名手，我是一個創造劇本的作家了。

不多時，曉因的校中要替學生會演劇籌款，公推曉因主任其事，並要求我替她們編一個劇本，要求曉因做劇中的重要人物。曉因義不容辭，我也情不可卻，於是就編了這一套哀情劇，由曉因和戴秀容女士等登臺表演。

因為扮演和平神隊留下許多美麗的古裝可以利用，所以想到扮演歷史劇；因為是女學校

表演，所以想到取用類於「孔雀東南飛」的一類材料；起初本也就想扮演孔雀東南飛，後來聽說中華新劇研究社已扮演過了，所以另編了這一套「烏鵲雙飛」。

這劇本的故事，見於述異記，大約是一種古代的神話。烏鵲詩雖只寥寥八句，也是從古以來，炙脍人口的。這故事這詩，當然有一些文學的價值。比較孔雀東南飛，一詳一略，形式上好像「不如遠甚」；但是實質上卻是「有過之無不及」。孔雀東南飛是家庭問題，這故事包含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孔雀東南飛形容焦仲卿夫婦在專制的家庭之下，愛情至死不變，這故事記述韓憑夫婦在階級的社會獨裁的政治之下，愛情也至死不破裂。可惜這絕妙的故事，從來未曾經過文學家的磨洗，——既沒有形容盡致的記述文，也沒有鋪張揚厲的記述詩，所以在文學史上不佔重要的位置。否則只要有一段稍詳的記述，怕不高佔文壇，為今人所豔稱，位置還在孔雀東南飛上嗎？

這故事略而不詳，韓憑的出身，何氏的名字，兩人的結合，都沒有說明。要將這故事編成劇本，自不能不點募鋪張。今人把歷史故事點募鋪張，自然離不了現代的思想。況且故事雖是古史，而劇本則卻是給現代人演的看的，旨在使現社會觀感，所以我也就大膽的將牠竄改一下，編成這

新式的古劇了。

我相信非戀愛的結合，決不會百折不變；所以我開始就把韓何編作從戀愛而結合，後來韓憑罵宋王的許多話，也把這一點做根據。——這一點或者有人說太不合歷史的精神；其實周初以至戰國，並不是絕對不會戀愛的時代，關雎詩，便是戀愛的作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過說男女相愛之後，「必告父母」和必托人替他們通問介紹罷了。

我更信從貧窮患難中出來的戀愛，一定更加可靠；並以爲可靠的戀愛的背景，便是堅苦卓絕的人格，沒有堅苦卓絕的人格的，也決不會排萬難而求到底的戀愛；所以我把韓憑算是一個從遊學出身的高士，被宋王誘騙了，纔去做他的舍人，而且做舍人不久，就遭陷害。

我想古帝王的肆虐，甚至劫奪良家的婦女，雖似很平常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沒有佞倖的小人去巴結他，他也不容易做出來；所以我杜撰莫良鄴亦飛一班人，作宋康王的虎張——這般人在當時也許實在有的。

我編這劇本，除韓何被宋康王陷死，及何氏的題詩，墓木的連結三端見於傳說外，其餘多半

是假設的。好在我編這劇本的要旨，是在：

「表明戀愛的真價值。（並不是提倡貞操）」

其餘如何兄的勢利，莫良的奸險，宋王的橫暴……寫出許多社會政治的黑暗，不過是劇中的襯托罷了。

我編完了這劇本，自己審查一下，覺得每幕的動作，還嫌單調。不過這個可由扮演的人，自由竄改的，所以我也就不再修改了。

這劇本編成後，給曉因等扮演，很博得一般觀者的同情，引着許多閒人的熱淚。因此我知道這劇本或者還適宜於一般女學校的表演。

我想韓憑的故事，經我編製成劇本後，或者反失了文學的價值。不過既已編成，並且已經有人表演過，欣賞過，我就也不妨拿來發表。近來的出版物很多很濫，我且把我這試作的劇本夾在多而且濫的中間，任人批評罷。——我不是文學家，我更不是創造劇本的作手，還請大家原諒！

古裝歷史
哀情新劇
烏鵲雙飛

登場人物表

韓憑——戰國時宋人。初游學於梁，從何某爲師，漸與何女相愛；何某死，約爲婚姻；不容於女兄，乃歸於宋。爲宋康王舍人，後以何女故，爲宋王所陷。年二十六，常服藍衫儒巾，貌甚閑雅瀟灑，性極真摯爽直。

何璧——梁貴家女，爲韓憑妻。因憑爲宋康王所害，乃投青陵臺死。貌姣好，舉動大方，言語果決。在家服錦衣練裙，旣歸憑，服青衣布裙，爲宋王所劫，強衣宮裝。

何璠——何璧兄。梁國上大夫。白面微鬚，短翅紗帽，紅繡袍。人極傲慢，滿口不離勢利。

何母——年約四五十歲。甚愛其女，又事事聽從其子；是一個慈祥而無主張的老太太。穿黃錦外

套，襯白衣裙，頭以黃錦帶包紮，拖垂兩側。行時身體微向前，僵僵。

阿素——年約十四五歲，眉目清秀，口齒爽利。爲何家婢女，後隨何璧歸韓家。

梅老翁——何璧父執，爲梁國紳士。年約五六十歲，鬚蒼而長。穿黃繡袍，戴儒巾。人極漂亮。

宋康王——年約三十餘，體魁梧，鬚不長不短，面中人極昏暴。穿大紅團龍繡袍，繫玉帶，戴束髮金冠。

侍從甲——宋王左右之一人。穿彩衫，戴無翅紗帽。

侍從乙——宋王左右之又一，與甲裝束同。

莫良——宋康王嬖臣。見何璧美之，以金錢爵祿誘韓憑，欲奪璧，憑斥之。乃進讒於宋康王，慫恿王陷憑奪璧。年約三十餘歲。身短面中，菱角鬚鬚。性極奸佞。口吻刁狡。烏紗帽，紅繡袍。（衣飾略如

何瑜）

莫安——莫良僮僕。年約十五六歲。面目服裝都很滑稽。黑布袍，（大襟的，長及膝。）頭包裹。

鄰老——韓憑鄰人。就是把憑家情形告莫良的人。年約六七十歲，身矮小，鬚白而不整，穿黑衫，頭

用黑布包裹。

鄼亦飛——宋王舍人，爲宋王督造青陵臺者。年約四十左右，黑鬚。頭戴烏紗，身穿繡袍。

宋王妃——宮裝。（錦衣，繡裙，垂帶。）

宮女二人——錦衣練裙，外罩背心。

刀斧手二人——虬髯，黑臉。穿紅馬褂馬裙，戴雉尾冠，手執鋼刀。

禁卒——黑包頭，黑衫，束黑帶。短鬚。

樵夫——黑包頭，青衫，束帶，草鞋。鬚白。執斧，挑柴擔。

牧童——衣短褐，頭不包而梳兩角髻。

蝶女二十人——俱十一二歲左右。以黃綠紅白各色或某一色爲蝶翅，繫兩臂，頭有鬚，腿作蝶後翅。

第一幕 歸宋

人物——何母 阿素 何瑜 梅老翁 韓憑 何璧

佈景——何氏家庭。有左右二門通內室。室中陳設富貴。桌椅俱用木製的。（按戰國時席地而坐，表演時不易使四座都見，且有種種不便，所以變通。）有方桌一，置屏前。茶几四，椅八，排列整齊。

何母（從左門偃僂緩步而出，略咳嗽）阿素！阿素！

阿素（從右門忽忽出）哦！來了——老太太。

何母（坐定，阿素在旁）阿素，你又在那邊頑嗎？小姐怎樣了？你也不去看看她！她今天吃了飯沒有？

阿素阿素沒有去頑，剛纔在小姐那邊。小姐現在還沒有起牀，我勸她起來吃飯，她不理我。她連

茶水也不要喝！

何母 唉！這孩子愈鬧愈利害了。她這樣任性——她對你說過什麼嗎？

阿素 她沒有說過什麼。只是唉聲嘆氣，自言自語。有時怨怨大相公，有時哭哭老相公。

何母 她怎樣怨大相公呢？

阿素 她說「唉！哥哥，你太不明白罷！你只知勢利，可惜你只知勢利，把你的同胞葬送了！」

何母 她怎樣哭老相公呢？

阿素 她哭的好苦！淚如湧泉，聲音呢呢地響，說「爹爹！你死了，可知你的愛女被哥哥逼死了！」

何母（拭淚）唉！老相公本有把小姐嫁與韓憑之心，他如不死，大相公也做不得什麼主。現在可就不同了，事事要聽大相公作主。他不贊成，我也只好由他。

阿素 老太太是娘，大相公是兒子，小姐是你的女兒。小姐的意思，只要老太太答應就是了；難道一定要聽大相公的嗎？

何母 唉！癡丫頭，你那裏知道！常言道「兒大不由娘」，況且大相公是朝中的大夫，我們梁王也要

聽他三分話，我家又全靠他顯祖揚宗，我怎麼可以替小姐硬作主呢？

何瑜（從外面緩步入，揖見何母）母親，兒子回來了。（歸旁座）

何母（略欠身）瑜兒，這兩天朝中有什麼大事？

何瑜 不過是些邊疆戰爭的事情，不是連齊和楚，便是合趙攻秦。這樣紛紛擾擾，不知鬧到何時

方休哩！

何母 國事也罷了，我們的家事也不知鬧到何時呢？

何瑜（起立）母親不是說妹子和韓憑的事情嗎？（復歸座）

何母 怎麼不是？

何瑜 這事很容易辦的。只消打發韓憑回國，使他們隔離；過一時，妹子的念頭也就此絕了。——

本來這件事，也是母親太姑息了！照孩兒的意思，父親死後，我們就該打發他動身。他雖是父親的愛徒，但是到底是個外客。父親在日，他寄居我家，還有一個從師的名義；父親死了，他還出入我家，和妹子朝夕相見，這算什麼呢？現在弄到男貪女愛，竟公然要求結婚了，他真忘了自己是

一個什麼東西，配得上做我們何家的女婿！

何母 這也不是容易辦的事情。你妹子因為你不答應，已多天不思茶飯了。你假如再打發韓憑回國，不要坑死了她嗎？

何瑜 我不信，一個女孩兒有什麼主義！我明天便叫憑韓動身，看他們怎的——我想只消韓憑動身之後，我們再勸勸妹子，替她找一個門當戶對的王孫公子做女婿，還怕她不滿意嗎？

何母 不是這樣講的！她心愛韓憑，那裏肯依我們！比韓憑富貴的王孫公子，誰不愛她？向我們求親的也不知多少了；但是她總是矢口不贊成，寧嫁寒士，不貪富貴！

何瑜 母親，女孩兒家總是嘴裏固執，心裏活動的。她一時被韓憑迷惑了，所以如此。韓憑一去，我不信她不依我們。再不然，我把她送給梁王，做過王妃；照她的才貌一定可以得寵。那時不但她一生富貴，我們也格外在朝中佔勢力哩。——（回頭）阿素，韓相公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知道嗎？

阿素 我不知道。剛纔阿貴說，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至今還沒有回來哩。

何瑜 你去對阿貴說，叫他把韓相公的行李，整頓一下子，說明天一早就送他回國去了。

阿素（不應，向外略走幾步）

梅老翁（自外，手執紙扇，緩步入，見阿素）大相公在家嗎？

阿素 梅老相公來得正好，大相公老太太都在堂上講話哩。——（回身）梅老相公來了！

何瑜何母（起立）請梅老相公進來！

梅何瑜何母（以次行禮，何瑜搶上作揖，梅還揖，並向何母作揖，讓坐）

何瑜 老伯大人，請坐請坐。

梅（歸座）今天特地到此，要和姪兒嫂子談談，正逢姪兒在家，巧極了！

何瑜 老伯有何見教？

梅 老夫非爲別事，只因受了韓世兄韓憑之託，特來勸勸老姪，並且問問嫂子老夫人的安。

何瑜 韓憑嗎？他有什麼要勞老伯分付小姪。

梅 這事其實不消我說，府上一定知道。他癡心妄想要仰攀令妹何璧。

何瑜 老伯不要說起！這人真狂妄極了！他是何人？既不是高官，又不是富家，一介貧儒，竟想做舍

下女婿。哼！他暗中運動，也就罷了；他竟公然來拜懇老伯，他一定在老伯面前，說了什麼。幸虧老伯不是外人，倘是別一位，叫我有什麼面顏呢！

梅 老姪不要生氣，且聽老夫一言。老夫在令尊生前，叨爲令尊至交，對韓憑這孩子，也因他性情真摯，把他另眼相看。韓憑知道老夫不是外人，所以把這事相託。老夫不是好事的人，看韓憑十二分情急，一時心爲所動，所以來此。

何母 伯伯說的正是。韓憑怎樣來求伯伯，且請伯伯細說。

梅 他和姪女相愛的事，老夫以前已略有所聞。今天韓憑一早就到舍下，要求老夫替他做媒。我也不必細說，他和姪女已有生死之約，差不多他非姪女不娶，姪女也非他不嫁。並且聽說姪女已經多天不進茶飯，他也預備自盡。他的一線希望，就在老夫身上，所以來走我的門路，託我來走一遭。

何瑜 老伯不要聽他，古來無恥的男女，都是這樣把生死嚇人的。我何瑜偏不怕他，他死了一百個也不干我事。